



李红梅 史宝强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

离港北上

张曼筠是李公朴先生的夫人，1901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一个书香门第家庭。1927年3月，身为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张曼筠参加慰问部队活动，认识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李公朴。两人相知相爱，并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。

抗战胜利后，李公朴当选全国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1945年，张曼筠参加民盟，任民盟昆明支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。

李公朴的爱国民主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。1946年7月11日晚上，李公朴偕张曼筠外出，经昆明青云街学院坡小巷时，李公朴被特务用无声手枪击中，于次日清晨牺牲。

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并没有吓倒张曼筠，反而更坚定了她的为人民民主而奋斗的决心。1947年，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，张曼筠秘密到达香港。1948年10月，香港分局安排王健护送

《滹沱河畔》选载之三

张曼筠惊险的旅程

张曼筠等人前往华北解放区。王健曾跟随李公朴工作，深得信任。就由他领着一群妇女、孩子离港北上。他们是：张曼筠及其女儿张国男、儿子李国友；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及女儿邹嘉骊，萨空了的女儿苦茶和苦茶，张冲之女张潜。后来，王健与张国男结婚。

10月27日中午，他们登上“湖南号”货船北上。王健按照中共党组织的要求，给每个人都起了化名，编造了新的身份，并要求大家务必记住自己的化名和身份。11月8日阴天，下着小雪，紧张惊险的日子开始了。张国男回忆：

货轮驶入国统区，进入了老虎口。王健一早醒来，想起还没检查张潜的箱子，便立刻打开看，发现里面有一些本子上都写了真实姓名，他一本本地仔细涂掉。8点多船开了，大家再一次检查行李，然后捆绑起来。王健对我们又重复了一遍：我和母亲、弟弟都装作商人的家属回天津，住址是王健一个商人朋友钟先生家里；邹师母和嘉骊是去北平投亲的；苦茶、苦茶两姐妹是上北平念书；王健是送张潜去北平念书……船到塘沽码头掉了个头，停泊在河中心。王健拼命地在我找他好久



张曼筠(靠柱者)等在甲板上

没见面的来接我们的钟先生。

……这时上来一位穿着皮衣的宪兵，看来是这里管制码头的头目。他命令码头工人马上撤掉走梯跳板，然后叫华人买办把乘客的名单拿出来检查。

王健这时不顾一切地挤到工作人员堆里，他看见小头目手里一张条子上写有六个字：“马×伦李公朴”，旁边盖了个图章，刻的小字看不清楚。马字下面那个字写得很模糊，根本不像个“叙”字，第六个字笔画写得很粗，一看就知道是“朴”字之误。看了以后，王健一切都明白了。

……一个小时以后，宪兵们下到船里来了，领头的手里拿着一些登记表格，开头就叫“李小兰”，这是我的化名。接着叫“李沈瑛”“李西孟”，这分别是邹师母和周颖(另一批去解放区的人)的化名。宪兵先

盘问我的身份与来历，我毫不慌张，答复得很流利。我母亲接着说：“我是她的母亲，回北方是为了探亲，为了家务事。”

……宪兵让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甲板上，女宪兵开始搜我们的身和检查行李，看得非常仔细，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。突然，他们看见我母亲箱子里有一个大的相框，里面没有照片，就把相框的夹层打开了，抽出了一张我父亲的底片，问我是谁。我一时紧张得不知怎么回答，就说我不知道，你问我母亲吧！母亲回答说是公公。又问叫什么名字，我母亲说叫“李仁保”。

现在想起来都后怕，因为我弟弟化名是“李仁杰”，哪有孙子的名字和祖父的名字差一个字的，像兄弟排行。幸亏底片上看不出年龄，只看见大胡子，像个老人。是我父亲标志性的长胡须帮我们过了这个鬼门关，也说明这些特务对我父亲和家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。

经过有惊有险的检查，张曼筠一行在王健安排下，见到了接他们的钟先生。后来，邹韬奋夫人告诉王健，女宪兵曾经问她认不认识李公朴夫人。这就更加证实，这次他们要搜查的对象就是张曼筠！

过封锁线

在天津等候中共组织的接应期间，王健分别将邹夫人及其他人做好安排，分赴各处。

11月20日，中共交通员把大家的身份证和介绍信、汇票给了王健。张国男对这段过封锁线到解放区的日子印象太深刻了。她说：

11月21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……一大早天还没亮，大家就起来忙着整理、化妆。王健大哥穿着破长衫，带着瓜皮帽，真像一个破了产的商人，大家都说他的装化得最好。我和张潜化的装也还可以，像个做生意人家的闺女……我们终于上了火车。下午1点多，火车到了终点站陈官屯。

津浦路在这里断头，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，我们开始兴奋起来……检查站口也是一道难过的关。L君跑在最前面，他是送我们进解放区的地下交通员。王健事先已叮嘱大家，此后一切听L君安排。到了检查站口，只见宪兵警察喝五斤六地维持秩序，让男女分别排成两排。宪兵搜查的目的主要是看这些人是否夹带解放区缺乏的一些物品，如纸张、碱面等……

两个多小时后，我们顺利到达闸口。

张曼筠他们到沧县后，就到了共产党管辖的地方，受到当地组织的热情接待。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安排下，他们到达最终的目的地李家庄。

爸爸L

概况：儿子读初一，小学时考年级第一，进入重点中学后成绩不再辉煌。夫妻俩的认知让他们有力量稳稳地托住孩子，帮助他度过适应期。

孩子最崩溃的时候

L：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要让孩子去读民办初中，因为我们从小不补课，读民办不可能。后来突然间政策变动，小升初变成摇号制了。摇号摇中以后，我们给他打了大量的预防针：“可能你进去会有很大的落差，人家小时候都是读书读得很辛苦的，你和他们肯定有差距。”我儿子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当然，不光是他不知道，我们也没想到，实际上会有这么大的落差！我们突然间意识到，人家是花了五年时间、每天晚上熬到11点拼出来的，我们不可能瞬间超越。

刚进学校的时候，他回来的时候还说：“那个第一名我要超过他。”小学的时候他讲完这句话，回头拼一下，人家真的会被他超过。现在就不行了，他后来努力了几次，一直不行。他自己真的努力了，笔记做得好认真，但没有效果，他就崩溃了。

陈瑜：孩子最崩溃的时候是什么表现？

L：期中考试结束以后，他肚子痛。

刚进这个学校时不分班，



陈瑜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出版

《我为孩子打突围战：中国父母的烦恼、反思和智慧》选载之三

学霸差点厌学

能帮你把这件事情办妥！”

他最后说了一句：“我再试一个月，如果不行再考虑。”

给孩子彻底的安全感

陈瑜：你这种话说出去，会给小孩很大的力量。

L：他应该知道我是认真的，他也相信我讲的是真的。

我觉得我老婆的方式是对的，儿子作业做不出来，就用铅笔轻轻地写好，让他抄就是了。她没有说“你的作业要自己做”，而是让孩子完成任务就好了，糊弄过去再说。

糊弄过去的好处在哪里？首先孩子明天不会被老师骂。因为挨骂了以后，孩子的心情会不好，其实压力会增加，所以先完成再说，先帮他这样混过去。

陈瑜很多家长就做不到让孩子抄作业，会觉得孩子知识点没有搞懂，后面累积起来就很麻烦。你们当时会有这样的顾虑吗？

L：抄作业是为了应对明天的检查，并不是说他明天放学回来以后，我不会帮他剖析这个问题。有机会就剖析，没机会就先应付过去。

什么时候有机会？如果今

天作业比较少，那么把昨天那个问题再翻出来讲一讲不就好了？或者到了周末有时间了，再讲一下就可以了。但千万不要在那一刻僵持住，明天要交作业了，孩子心里也怕。晚上老爸老妈不但不帮忙，还要发脾气，把他先训一顿，他会有什么感受？这不是两头为难了嘛！

陈瑜：嗯，你们懂孩子，给孩子托底托得好！

L：我就明确告诉他：“我就从来没及格过，你老爸一直都是考100分的，不过是语数外三门加起来100分。”

陈瑜：你这么说，不怕他看不起你吗？

L：这一刻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为什么？一定要保留住他的信心。其实我就是给他彻底的安全感：读书读得差没有关系，真的不会死的。我们背着他也找过认识的一位心理老师，老师也说，“你们这样是对的，要告诉他，天不会塌下来”。

“乐得如此，活得如此”

L：那个月，孩子成绩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在学校时间稍微长一点以后，他就认识了一些新朋友，肯定是和他成绩差不多的，最后就混到一起去了。

那个时候他就觉得，也不是他一个人读得这么烂。

那个时候，他日子就很好过了，也慢慢接受自己是平凡的环境，应该是释怀了。同伴有时候比长辈的作用还重要。

他初一爬到了中等班，现在很稳了，掉回去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了，他现在的目标又往上提了。去年，我们有将近一个学期没有管他。每天吃完晚饭，我和我老婆就出去散步，一个小时之后回来。他做完了学校作业，自己再做课外题。

陈瑜：早点经历失败，然后从失败中走出来，把这个经验迁移到其他方面，孩子就有应对困难的能力了。

L：对的。关键是他自己会相信，既然当年能爬出来，那么以后他也一定能爬得出来。只要他能拥有这样的信念，让我们怎么帮忙都无所谓的。

陈瑜：我也觉得这种事情让孩子早一点去体验，其实不是坏事情。

L：对的，因为这个时候他还小，我们有很多种办法能补救。我爸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讲：“实在不行，哪里来回哪里去。”有什么拿得起、放不下的？我们老家有一句话：“乐得如此，活得如此。”就是说如果有好日子过，就乐得去过好日子，但如果没有好日子过，也没关系，人生不过就是如此。